

# 算法推荐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 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

莫瑶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算法推荐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形态,能够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兴趣和偏好等信息,利用协同过滤、内容推荐、矩阵分解等数字手段,实现用户需求精准化、个性化供给,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实践样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成为可能。算法推荐“智能读心”让其超越了工具属性,衍生出更具价值的社会属性,并成为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权杖”力量。机遇与风险并存,伴随其产生的“信息茧房”“算法黑箱”“技术利维坦”造成受众共识群体极化、网络信息伦理安全、网络思政话语失控等问题不容小觑,如何掌控好这把“双刃剑”,熟练指导算法、用好算法、提升算法,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各要素创新升级和颠覆再造,提高算法推荐视域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和引导力迫在眉睫。通过构建制度赋能、技术赋能、素养赋能聚力提效,为探索新形势下数字思政精准施教提供可行的实践理路。

**关键词:**算法推荐;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精准化;舆论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41;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1-0128-09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sup>[1]</sup>近年来,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颠覆的形式改变着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成为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隐形话语权利。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2]</sup>算法推荐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形态,算法时代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传播新场景、新格局,暴露

\* 收稿日期:2024-12-03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3SKDJ010)“新时代高校党建与‘立德树人’深度融合研究”;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一般课题(K24YG2080034)“新时代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体系和实践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莫瑶(1987—),女,重庆合川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莫瑶. 算法推荐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3(1):128-136.

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不足、主导地位消解、认同解构、话语权稀释等诸多现实问题,如何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特别是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和教育方式,让思政工作真正活起来、火起来,是我们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和突破口。从现有学术研究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在算法推荐视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sup>[3]</sup>、算法推荐与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机制<sup>[4]</sup>、算法推荐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带来的机遇与风险<sup>[5]</sup>、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供需互契研究<sup>[6]</sup>等方面,鲜有对算法推荐对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价值功能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算法推荐和精准思政二者契合增效赋能为切入点,通过数智视角,对思想政治研究对象主客体关系重构、内容供需关系平衡重塑、方式传播样态重造、内容生成方式创新4个方面开展可行性分析研究,辩出数智技术价值化相互转化实践真理,再以数字技术自身特点为独特突破口,抓取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算法黑箱”“技术利维坦”三大典型性技术性问题,探讨应对群体极化、伦理安全、话语失控等算法推荐现实困境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提出制度、技术、素养综合赋能突破路径,为数智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和实践理路支撑。

## 二、算法推荐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现实意义

算法推荐最开始应用于数学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日渐普及并应用到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娱乐休闲、教育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的网络用户体。<sup>[7]</sup>算法推荐通过收集用户网络数据信息,再对数据进行反馈、反思、改进以及综合评估,并在不同场景渗透,最后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的信息分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单一单向的主客体关系进行重构,实现精准化、个性化需求供给,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实践样态,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一) 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新形态

从信息论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与分发的过程,即受教育者获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提升自身道德水平的过程”<sup>[4]</sup>。算法推荐本质上就是一种智能信息分发技术,这种信息的智能分发正好契合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时代发展诉求,不断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打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新型关系形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主体在教育、教学及交往过程中处于明显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教育主体通过一定方式向教育客体单向传输社会所需价值观念的过程,存在主客体相分离现象,教育主体间性甚微。现今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早已实现单向到多向交叉互融的态势,迫使教育主客体主动即时转换,不同主体之间关系更加平等,信息来源更加广泛,每个个体既是话语的接受者,也是话语的参与者,二者在交往对话中存在明显主体间性关系,即“主体-客体-主体”交互价值影响关系。算法技术不断深入社会各个领域,青年学生作为最活跃的网络群体,是网络信息获取者、传播者,亦是网络热点制造者,甚至不乏“意见领袖”“网络推手”,其主体性和独立性不断彰显,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话语权威性和不可取代性受到了技术的质疑和挑战,并倒逼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创新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式,更新教育内容,重构主客体关系来不断适应新的关系形态。

## (二) 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供需关系新平衡

从技术层面看,“算法推荐其实就是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的复杂组合而动态建构起信息供应与用户需求之间的个性化适配关系”<sup>[8]</sup>。思想政治教育是寻求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教育需求与供给之间适配关系平衡的过程。二者在回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上具有高度耦合性。一是精准画像。算法推荐通过网络收集大学生思想数据、情感数据、行为数据,形成具有“个性化”数据云端,以学生个体差异和主体需求为导向,生成学生“数字画像”,再通过行为预测、结果评估、问题归因,对学生的动态精准捕捉,融入教育性介入、针对性互动、个性化指导,实现教育信息精准匹配与定向推送,不断满足教育双主体需求,提升受教育者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供需关系的和谐平衡,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度和匹配度。二是议题设置。与传统传播方式中由教育主体把握议题设置、传播途径、受众群体、预期效果,教育传播过程呈现单向性不同,算法推荐使得教育主客体交互性增强,思政教育活动中每个人都可以同时扮演“需求者”和“供给者”,二元化双重角色不断交织演化发展,双向性表现在教育全过程,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更加融洽、更加活泼,教育参与方达成了双向多维互动的新的平衡。

## (三) 重造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关系新样态

从传播层面看,人工智能使得互联网内容生产、信息分发和反馈互动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算法”代替“人工”推动互联网信息生成和传播进入更加扁平化、精准化、智能化阶段。网络传播已从“人-信息-人”的传统方式演化为“信息-人-信息”颠覆性全新范式,算法推荐不再局限最初的计算工具、物理形态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被算法计算、归纳、推荐,算法推荐正在悄无声息地、不同程度地“算计”着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行业的社会群体,人类社会俨然进入以“数据-算法-算力”为要素的“一切皆可计算”算法时代,真正掌握算法就等同掌握话语支配权利,从某种角度讲,“算法的社会本质就是一种权利”<sup>[9]</sup>。这就迫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将信息技术作为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工具性手段,更是将其当作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样态”<sup>[4]</sup>。在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工具属性的同时,更关注其深层话语权利和话语影响力的社会属性,推进传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形态精准重造。

# 三、算法推荐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现实困境

算法推荐虽能“看透人心”“读懂人心”,颠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但凡事利弊相成,其同时也暴露出“信息茧房”“算法黑箱”“技术利维坦”等技术性问题,群体极化、网络信息伦理安全、网络思政话语失控等问题也逐渐显现,造成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与窘境。

## (一) “信息茧房”: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群体极化”现象

“信息茧房”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网络虽然能够带来更多的咨询选择和更便捷的信息搜索,但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信息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之中。”<sup>[10]</sup>在信息科学和传播学领域,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是一种在数字信息环境中的认知偏误现象,个体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解释和记忆,导致其所在的认知和社交空间内信息流同质化,观点多样性和差异性降低。

### 1. “信息茧房”造成教育者认知偏差加剧

“信息茧房”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教育者受困于数字化桎梏,算法推荐的趋同推荐机制与个体选择性曝光心理相互作用,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等平台通过个性化算法推荐用户感兴趣的内容,使用户被动接受批量化、同质化信息流,教育者频繁接触与既有信念相符的信息,形成认知上的自我强化,容易陷入确认偏误的陷阱,导致认知封闭与偏差加剧。“实事求是思想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生命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sup>[11]</sup>这里强调实事求是,要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信息茧房”却导致教育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偏差加剧。在信息茧房中,教育者接触的是同质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片面地反映了现实,忽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无疑使教育者难以做到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从而加剧认知偏差。

### 2. “信息茧房”造成个体间情感共鸣减弱

一方面,认知封闭限制对他人情感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认知失调理论指出,当个体面临与自己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信息茧房减少了这种不一致信息的接触,使得个体在面对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时,缺乏适应性和弹性。“信息茧房”通过算法推荐和个性化内容分发,构建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教育者暴露在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中,教育者接触到的观点和情感表达趋于单一,缺乏多样性和深度性辩证思维,从而限制了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和共情能力,导致受众认知框架僵化,进而影响情感共鸣的形成,导致个体在情感层面上难以与经历不同生活情境的人产生共鸣。另一方面,情感共鸣依赖于对社会规范和文化共情的理解。“信息茧房”限制了对社会多样性的认知,导致在社会交往中难以识别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情感表达。这种局限性,削弱了教育者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从个体的认知不协调出发激发起个体调整或构建人们原有认知的动机,达到个体新的认知协调”<sup>[12]</sup>。在信息茧房中,教育工作者长期处于情感一致性环境中,缺乏情感冲突和多样性的认知,导致情绪能力下降,当面对不同于自己情感体验的情感表达时,难以进行有效的情绪调节,不能充分激发受教育者主动探求知识的欲望、提升双向互动的学习质效,从而减弱了情感共鸣。

### 3. “信息茧房”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碎化

互联网让信息获取唾手可得,指尖上的信息过载超出了个人或者系统所能接受、处理或有效利用的范围,算法推荐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和偏好看似高效地推送和分发内容,看似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实则让趋异观点层层过滤,趋同观点单向度接收强化。使得“人们在互联网上更容易找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信息,从而加剧了群体极化”<sup>[10]</sup>。长此以往,用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变得更加狭隘,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内容,若不能及时正确引导和转向,被“有心”之人利用,进行意识形态植入输出,影响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导致各圈层群体意识形态碎片化,削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说服力日益弱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 (二)“算法黑箱”:诱发数据安全与伦理双重困境

黑箱理论源于控制论,指不分析系统内部结构,仅从输入端和输出端分析系统规律的理论方法,这里的“黑箱”是一种隐喻,指的是“为人所不知的、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的系统”<sup>[13]</sup>。而算法“黑箱”与理论上作为系统的“黑箱”又有所区别,算法“黑箱”本质上归属于技术“黑箱”,技术“黑箱”特指作为知识的人工制品,“其特点是部分人知道,另一部分人不一定知道”<sup>[14]</sup>。

### 1. 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的伦理冲突

数据伦理强调对隐私权的尊重,要求在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时,必须获得用户的明确同意,即应有权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算法黑箱”凭借网络的强大力量,往往在未经用户明确同意就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在未经适当加密和保护的情况下,不知不觉被“偷走”,包括个人信息、浏览历史、兴趣爱好、社交关系等,让用户俨然成为网络信息泄露“透明人”,甚至被非法利用。算法逻辑不透明,决策逻辑不公开,用户无法知晓自己的数据是否被公正、合理地处理。导致用户对数据处理过程失去控制权,难以追踪责任主体、维护权益,也为数据安全事件的处理带来难度。

## 2. 数据公平和算法偏见的现实冲突

数据伦理强调数据处理应公平、无偏见,算法自身无法自主实现公平、无偏见,算法偏见作为算法推荐不可避免的技术现象,在信息的生产、分发及核查的过程中对用户造成的非中立立场影响,从而导致片面、失实等信息观念的传播,这些偏见可能基于性别、种族、年龄等因素,会对特定群体造成不利影响。“大数据杀熟”是典型的算法偏见,是算法信息时代的重要信息伦理问题,不仅挑战了用户知情权和信息选择权,甚至还会解构社会共识,引发舆论风险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充足、制度灵活、技术先发等优势,通过算法“黑箱”进行文化输出、价值预设,大量美化西方价值观念且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的信息内容被投放至网络空间,无形中解构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话语逻辑。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潜意识地接受了不科学的世界观与价值导向,长此以往可能会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的正确价值观产生疏离感,引发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认同危机。

### (三)“技术利维坦”: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权威

“利维坦”(Leviathan)原指《圣经·旧约》中一种巨兽,暗喻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不受控制的怪物。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享受更全面更先进的数据服务之际,一种‘受缚于数字’之感也在悄然而生”<sup>[15]</sup>,“作为国家利维坦的约束手段的数字技术开始其异化过程,又演化成为一种新的利维坦——‘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sup>[15]</sup>。

#### 1. “技术至上”导致人的主体性地位边缘化

算法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与工具的关系。算法推荐以“读心术”熟读人心,人类对技术的依赖和崇拜前所未有的,“唯技术论”认为技术将成为改变和决定世界的唯一“法宝”。过分强调技术的重要性,教育者不再是信息和价值的唯一来源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地位受到挑战。信息技术具有不可控性和不可预见性,一旦失控,人就会被沦为技术附庸,受制于技术,受制于人工智能,成为技术的奴隶。过度依赖技术手段,陷入“技术利维坦”陷阱,导致技术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甚至取代人的主体性地位。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比作“由一整块钢铸成的”有机的系统,“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sup>[16]</sup>。失去了整体性视野,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实践精髓。算法依靠强大的数据收集、整理和处理能力,通过协同过滤、内容推荐、矩阵分解等方式,“自动”给特定群体“量身定制”推送标签化、分类化内容,致使碎片化、同质化的信息漫灌,导致人们对信息缺乏辩证分析和全面认知,更难接近真相和真理,其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主观能动性不断削弱,人的地位日益边缘化。

#### 2. “技术异化”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权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sup>[17]</sup>数字技

术更新迭代,教育者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忽视创新视野,导致“技术异化”,即教育主体客体化工具化,教育者从主动的施教者转变为被动的技术操作者,教育过程变成了技术的附庸,其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被技术所制约,导致主体性不断消解,主导地位 and 主体性作用不断削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在于其建构的言语意义、表达技巧等能够准确传达思想理念和价值导向,具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有学者指出:“数字全球化以及数字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真实性与虚幻性的颠倒和误置。”<sup>[18]</sup>在这个虚拟性与虚幻性任意叠加的教育世界里,数字技术的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边界被故意模糊,数字技术及其产品的未来教育属性不断被任意夸大,显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的风险和遭遇的挑战与技术本身的嵌入直接相关。“技术异化”导致教育场域的边界变得模糊,网络空间成为新的教育场域,传统教育场域的言语意义和表达技巧不再发挥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遭遇算法“冷落”,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权威和话语权日渐衰退。

### 3. “技术伦理失范”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价值

技术是一柄“双刃剑”,赋能的同时与风险并存,智能算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其在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信息化应用。网络人人都充当传播者和受众的双重角色,信息公开透明,网络匿名传播,言论随意发表,隐私毫无遮蔽,网络暴力严峻,审核把关艰难,道德伦理只能依靠公众自律,引发数字悬浮、数字依赖、数字至上等错误倾向,伦理问题难以控制,产生技术伦理失范。互联网信息泥沙俱下,人工智能的技术客观性,导致它只能机械性、浅表性地处理收集到的数据,不能深层次鉴别真伪,缺乏人文关怀,放大技术的伦理失范,容易形成传播的二次失范和次生失范。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技术伦理失范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达到“初心”的实际效果,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坐,成为坚持好、传播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拦路虎”。

## 四、算法推荐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的实践理路

算法推荐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现实困境,如“信息茧房”“算法黑箱”以及“技术利维坦”等问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充分发挥算法推荐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中的积极作用,需要从制度、技术、素养等多方面进行赋能,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升级与长远发展,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学理依据和实践逻辑。

### (一) 完善制度赋能,破解“信息茧房”与“算法黑箱”困局

从制度层面来看,“信息茧房”和“算法黑箱”问题的产生,本质上是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算法推荐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约束。因此,完善制度建设是破解这两大困局的关键。

1. 健全法规体系。依据法理学中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政府部门应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一方面,“信息茧房”问题的产生,源于算法推荐过度追求个性化,导致用户信息获取的单一化,这侵犯了用户获取多元信息的权利。因此,法律法规应明确算法推荐的信息推送边界,防止过度的同质化信息推送,保障用户获取多元信息的权利,避免用户陷入“信息茧房”。另一方面,“算法黑箱”引发的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伦理冲突、数据公平和算法偏见现实冲突,是因为算法在设计 and 应用过程中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所以,法规应规范算法的设计与应用,确保算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减少算法偏见的产生。例

如,在《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对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对违规行为制定更严格的处罚措施,以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 强化监督机制。根据监督学理论,有效的监督是确保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保障。建立专门的算法推荐监督机构,对算法推荐服务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于“信息茧房”问题,监督机构应重点检查算法推荐是否存在过度个性化推送,导致用户信息获取单一化的问题,防止用户因信息获取的局限而产生认知偏差和群体极化现象。对于“算法黑箱”问题,则要加强算法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过程的监管,确保用户的隐私得到保护,数据处理公平公正。同时,依据民主监督的原则,鼓励公众参与监督,设立举报渠道,对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格局。

3. 优化数据治理。从数据治理的理论视角来看,“算法黑箱”带来的数据安全与伦理问题,主要缘于数据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势在必行。相关管理部门要明确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加强对数据利用情况的跟踪,建立违规行为举报和处理机制,以确保数据的合法使用。平台方需设立数据安全专岗,加强对员工的数据安全培训,明确各主体在数据开放、利用和管理中的法律责任,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加强对算法推荐技术的研究,制定算法社会服务准则,推动算法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理应用,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数据治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 (二) 强化技术赋能,抵御“技术利维坦”的冲击

“技术利维坦”现象的出现,本质上是技术发展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强化技术赋能,不仅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

1. 构建技术支持体系。依据国家治理理论,国家应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相关技术研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先进的技术工具和平台。政府要加强对技术应用的规范和引导,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有机融合。管理主体需建立健全技术支持下的教育管理体系,制定技术应用标准和规范,为教师提供技术培训和资源保障,提高教师运用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使教师能够更好地驾驭技术,发挥技术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2. 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根据教育技术学理论,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应积极探索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创新教育教学模式。通过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创设沉浸式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使学生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更好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在线互动平台,实现师生之间的实时交流和互动,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同时,学校要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审核和管理,确保教学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要求,防止不良信息的传播,维护教育教学的正确方向。

3. 提升网络引领能力。从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角度来看,信息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加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建设。通过建立“思政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满足用户对思政知识的需求。利用算法推荐技术,精准推送符合用户需求的思政信息,提高思政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更好地传播和弘扬。同时,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测和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不良信息,净化网络环境,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的引领力,维护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

### (三) 加强全员赋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能

技术异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其根源在于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管理部门和技术平台等各主体在面对技术变革时,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加强全员赋能,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

1. 提升教育者素养。根据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教育者应主动适应技术变革,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和专业能力。一方面,加强对算法推荐技术的学习和研究,了解其运行机制和特点,能够合理运用算法推荐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将技术与教育教学有机结合,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另一方面,注重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坚定政治信仰,增强政治意识,提高育人水平。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教育者。

2. 提高受教育者能力。从个体发展理论来看,受教育者应积极培养自身的数字素养,提高信息辨别能力。学习算法的基本知识,了解算法的权力本质,构建自身合理的“数据画像”,避免被算法所左右。在信息获取过程中,保持批判性思维,提高对信息的甄别和判断能力,避免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信息技术的使用中,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自身在数字时代能够健康成长,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正确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管理部门和技术平台应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同向同行的自觉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算法推荐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引导和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鼓励技术创新和应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技术支持。技术平台要主动创新算法推荐模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更多符合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优质内容。通过持续推送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训练有中国话语特色的 AI 模型,扭转互联网上意识形态西方主导的局面,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影响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匹配。

通过完善制度赋能、强化技术赋能和加强全员赋能,形成多维度、全方位的赋能体系,能够有效破解算法推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带来的现实困境,充分发挥算法推荐的优势,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和高质量发展,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8.
- [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 (2016-12-09)[2024-12-01]. 人民网,http://dangjian.people.com.cn/gb/n1/2016/1209/c117092-28936962.html.
- [3] 骆郁廷,肖天乐. 算法推荐视域下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0):109-117.
- [4] 杨昌华. 算法推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准育人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24(4):21-29.
- [5] 郭永辉,宋磊. 挑战与引领:算法推荐场域新闻主流话语数字传播的风险治理[J]. 未来传播,2024(2):20-28.
- [6] 周明鹏. 智能算法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需互契研究[J]. 高校教育管理,2024(1):47-55.
- [7]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8-29)[2024-12-01]. http://cnnic.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 [8] 张林. 算法推荐时代凝聚价值共识的现实难题与策略选择[J]. 思想理论教育,2021(1):86-92.
- [9] 喻国明,杨莹莹,闫巧妹. 算法即权力: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J]. 编辑之友,2018(5):5-12.
- [10] 何炉进.“信息茧房”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其消解之策[J]. 编辑学刊,2024(6):54-60.

- [11] 李景平,李敏.意蕴、同构、顿悟:实事求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学理论,2022(12):39-42.
- [12] 宋佳燕.认知失调理论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启示[J].南方论刊,2017(10):80-82.
- [13] 陶迎春.技术中的知识问题——技术黑箱[J].科协论坛,2008(7):54-55.
- [14] 谭九生,范晓韵.算法“黑箱”的成因、风险及其治理[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20(23):91-99.
- [15] 郎彦辉.数字利维坦:信息社会的新型危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46-51.
- [16] 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1-222.
- [1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4.
- [18] 薛晓源.许诺与虚诺—数字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难题[J].探索与争鸣,2022(12):27-33.

##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Enabling Precis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MO Yao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analyzing information such as users' behaviors,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and using digital means like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content recommendation, and matrix decomposition, it can achieve precise and personalized supply to meet users' needs. It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practical fo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ols, making it possible to impl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 segmented and precise manner. By transcending its purely instrumental function through “intelligent mind-reading”,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acquires significant social attributes and, in the process, emerges as a pivotal force shap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Opportunities, however, are paralleled by risks. The “information cocoon”, “algorithmic black box”, and “technological Leviathan” associated with the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have led to severe consequences, including the polarization of group consensus, compromised online information ethics and security, and a loss of control over discourse in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se issues cannot be ignored. Consequently, mastering this “double-edged sword” by skillfully guiding, utilizing, and improving algorithms to innovate, upgrade, and radically reshape every facet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by enhancing its discursive power and guidance within the algorithmic context, has become an urgent imperative. By constructing a synergistic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literacy empower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feasible practical pathway for exploring precise digi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Keyword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precision; public opinion discourse power

(责任编辑:邓龙奎)